



Birds of Paradise

天堂鸟

[美] 黛安娜·阿布杰比 (Diana Abu-Jaber) 著
陈亚萍 译

它必须是现今最严厉的惩罚。
一切人、一切事。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Birds of Paradise

天堂鸟

[美] 黛安娜·阿布杰比 (Diana Abu-Jaber) 著
陈亚萍 译

四川出版集团 《四川文艺出版社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鸟 / (美)阿布杰比著; 陈亚萍译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2. 10

书名原文: Birds of paradise

ISBN 978-7-5411-3596-5

I. ①天… II. ①阿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6340号

Copyright: 2011 by Diana Abu-Jaber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2012

by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.W. Norton & Company, Inc.,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-2012-87

天堂鸟

Birds of paradise

[美] 黛安娜·阿布杰比 著 陈亚萍 译

责任编辑 金 欣

特约编辑 尹艳霞

特约监制 孙淑慧

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
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2.5

字 数 270千

版 次 2013年1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596-5

定 价 32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Chapter 1 等待 / 001

距他上次看到女儿已经将近五年了。据她所知，从那时候起斯坦利也没再见过妹妹了。阿维丝到现在也有十个月没跟女儿见面了。跟五年比起来已不错了。

Chapter 2 出走的孩子 / 029

大多数人只不过想寻求另一个身体的安慰——找一个人挤在一起，在黑夜里感受一点安全。

Chapter 3 磨炼自我 / 061

布莱恩感觉好像他和斯坦利就是故事里的孩子，阿维丝就是那位了不起的女巫，他们住的这栋房子就是她烤的。

Chapter 4 噩梦 / 077

阿维丝在卧室的塑料摇椅上惊醒，恐惧像绒毛一样覆盖在皮肤上。

她知道，即便她醒来了，也仍然是噩梦。

Chapter 5 冬眠的王国 / 095

夜深了还在工作，整整几个月都没见到儿子，只看到妻子横躺在床上，蜷着柔软修长的身子进入梦乡。他们生活在一个冬眠的王国——当时的感觉就是那样。

Chapter 6 阴影 / 127

她乘着滑板前行，那讨厌的景象又出现在脑海中：一张女孩的面庞——被灰色阴影衬托得沉闷不安——她好像就蹲在人行道上。

Chapter 7 天堂糕点 / 163

世界上一切伟大的糕点烘焙出来，被人吃掉，就永远地消失了，只剩下现在燃烧着的一刻。思想和身体讲述了同一个故事：我品味了；我爱了；我曾年轻。但是，“现在”却用它的烤箱燃烧着一切。

Chapter 8 泥饼 / 181

如果情况是要么吃，要么就饿死。你就吃了。

Chapter 9 新女友 / 195

一个人经历了可怕的事情——让你无法忍受。此后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遇到哪件事，你都会觉得厄运就在那儿，你会把这种愤怒转嫁到每个人身上。感觉好像一切都变得阴郁，你摸到的每一件东西都会刮伤皮肤。

Chapter 10 放荡少女 / 215

她厌恶自己的悲伤。悲伤是件奢侈品，像学校与家里一样奢侈——像生活在屋里的世界，那么安详从容。

Chapter 11 好生意 / 225

这世界是很神奇，晴空万里也能爆出不可能的事情。

Chapter 12 甜中带酸 / 239

她开始怀疑，糕点工作有没有意义可言——它那么毫不相干，甚至荒唐可笑。它可以带来悠闲与舒适：是醉生梦死，斯坦尼这么说，逃避现实、暴饮暴食、堕落腐化和自我放纵。

Chapter 13 生日 / 253

几年来，她以为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；她假装自己会时刻保持安全。可是，却没有安全。和身体一样，她的思想也感觉恍惚压抑。

★ Chapter 14 放风 / 267

他才是做决定的人。可是，先是孩子们离开。现在，他又看到妻子一副完全满足的神态。他感觉好像看到了未来世界——他去世20年后的情景。

Chapter 15 失踪 / 289

失踪——那是最糟糕的字眼，就像胸骨下潜藏了一片锋利的金属片。她从梦中醒来，她在梦里说了一次又一次，好像要把那个字眼从她体内榨出来。

Chapter 16 可怕的事情 / 303

如果有什么厄运降临，我将任其发展，直到惩罚结束。厄运可以随时降临。杀人者必受死，所以死亡可能降临。

Chapter 17 娱乐 / 327

就像一次旅行，他想，你的另一半召唤你回家，你在往回赶。但愿，你的另一半，你的妻子会答应一声。你们相遇在路上。

Chapter 18 长大后的妹妹 / 339

曾经，有个男孩心中郁闷空落，想象着世界的末日到了，开车走遍整个社区，寻找他以为受伤或死去的妹妹——他不再是那个男孩了。

Chapter 19 暴风雨过后 / 3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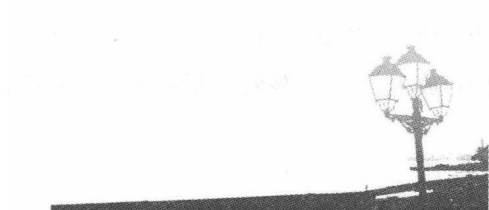
夜空逐渐变得星光闪烁：世界是一台绚丽的机器，承载了他们两个。她每晚都看得到布莱恩，却似乎好多年没听到这些，没听到他内心的声音。这样与他相伴，就像望着水面上远航的小船，渐渐地、渐渐地，小船靠回岸边。

Chapter 20 离开 / 383

这些年来，她一直执着地自我惩罚，希望有一天接受审判——裁决她的罪过和自我惩罚——期待得到宽恕。而现在，世界似乎广袤无边，没有了法律约束。她知道，不会有审判——她等待的结果不会来。

Chapter 1 等待

距他上次看到女儿已经将近五年了。据她所知，从那时候起斯坦尼也没再见过妹妹了。阿维丝到现在也有十个月没跟女儿见面了。跟五年比起来已不错了。



阿维丝跟孩子们说，一块饼干就是一个灵魂。她拿起薄脆饼，饼干边缘的红糖像暗红色宝石般透亮。“你们觉得不就是这么一小块东西，对吧？算不上什么的一小块。不过你们咬一口尝尝。”

四岁的菲莉丝抬起头。阿维丝用手蒙上菲莉丝的双眼，往女儿的嘴里送了块薄脆饼。菲莉丝张开清澈的双眼，小猫兰姆用橙色的身子蹭了蹭她的脚踝。阿维丝又给八岁的斯坦尼递了一块饼干，斯坦尼接过来闻了闻，问道：“好吃吗？”菲莉丝点点头，张开嘴又要吃。

“闻起来像花。”斯坦尼说。

“对了！”阿维丝顿了顿，手里握着小铲子，上面放着一块饼干。
“是玫瑰香。鼻子挺灵，宝贝儿。”

“美人鱼吃了玫瑰花，”菲莉丝说，“然后就消失了。”



这天早上的油酥点心可真费劲。为了做出巧克力和姜糖心的花边小饼干，阿维丝必须按照惯例，忙活很多独立的工序：用细孔磨碎器刮巧克力，把和好的面搓成长条，揪出几个大面团，粘上糖，用手按成片，再把配料放在面片上，像做拼贴画一样摆出花样来。她丈夫在厨案旁边走来走

去，观看最后几道工序。“看起来像绕在玛丽·安托瓦内特^①脖子上的项链。那时候她的脖子还没断。”

“我想她可能更喜欢蛋糕。”阿维丝说着，侧了侧瘦窄的肩膀，绕过丈夫，把盘子放在水槽里。

“不过，真的——你看啊。”布莱恩拿起一块放在掌心，在厨房的灯光下，饼干显得光滑发亮。“都不忍心吃了。”

阿维丝两天前就把配料买好了。她一路开车到劳德代尔堡市的一家意大利进口商品店，就是为了买冰糖和面粉。迈阿密市、哈伦代尔、好莱坞的远郊。这里似乎神秘荒芜——像一片古老的沙漠那样深不可测。她烦透了商店侧面张贴广告，贩卖台灯、家具、医疗保健品和冰激凌。有一个广告牌，上面印着一个十米来高的男人，他光着膀子斜躺着，推销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玩意。

昨天，她做了生姜蜜饯，把配料慢慢混在一起，尽量不搅乱面团。不过，即便已经忙了一整天，今天早上还要忙活好几道工序，比如说烘焙和冷却。阿维丝一直忙忙碌碌，不想让布莱恩觉得这项工作花费了太多工夫。她的助理一个钟头内还来不了，水槽里的盘子堆得跟小山似的，装油酥面的箱子敞着口，厨案上摆着电吹风（在装罐前吹些冷风，去除饼干上的湿气）。布莱恩拿起一块半个硬币大小的油酥饼含进嘴里。阿维丝就知道，饼干入口即化，一眨眼就消失了。“我之前是不是吃过？你卖过这种饼干吗？”

“好多年没有了，”阿维丝忍不住得意起来，“我上回做的时候，尼曼的这种饼干以每块4.95美元装盒出售。”

^①玛丽·安托瓦内特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，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。传言，当大臣告知玛丽，法国民众连面包都没得吃的时候，玛丽笑道：“那他们干吗不吃蛋糕？”

布莱恩盯着盘子里剩下的三块饼干说：“应该把这几块锁进保险箱。”

阿维丝承认说：“确实有点费工夫。”菲莉丝最喜欢生姜蜜饯饼干，斯坦尼最喜欢家常大众口味的“谷屋”曲奇。阿维丝记得，菲莉丝十岁生日那天，她煞费苦心做了精美的生姜硬币饼干，但是女儿不肯吃，只是礼貌地谢了谢说：“我只喜欢它们的样子。”

菲莉丝的拒绝让阿维丝很受伤。不过，她还是感到一阵欣慰：菲莉丝愿望单纯，爱美丽胜过爱蜜糖。



阿维丝小时候吃不上饭，这才烤起了面包。她的母亲崇拜但丁、黑格尔、C.S. 刘易斯，读过法语版的伏尔泰、俄语版的巴赫金、阿拉伯语版的阿维森纳。母亲会小声咕哝着：“自己去弄点吃的。”阿维丝就靠在冰箱门边，盯着那几罐番茄酱，几条黄油，几袋咖啡。她曾经好几天只吃果酱和几片面包。每当她走进相邻街区的红雀面包店，女人们就给她吃免费饼干和蛋糕。母亲很忙——她言传身教，著书立说，研究上帝、不死鸟和整体材料向黄金的转变，探讨其中的个人意义与文化内涵。阿维丝没读过故事，她会站在厨房里跟着菜谱学做饭，这比炼金术来得更直接。

十岁的时候，阿维丝问父亲是谁，母亲杰拉尔丁没理她，说：“噢，那谁知道？”阿维丝一直问，母亲就摇摇头说，“行了，行了，别烦我了，亲爱的。”

阿维丝第一次做香草蛋糕时，膝盖跪在椅子上，把鸡蛋和面粉搅在一起。那时候，她还不明白，生命的喧嚣之外，还会有这样的井然秩

序。那时候她的人生信条就是跟着直觉走，想什么就做什么——不用整理床铺，不用给孩子喂饭。其他房间里还有量匙、温度计和菜谱。这些美好的事物按照某种规则交织、联系、整合，显得美妙动人。阿维丝忙着做糕点，她的原材料基地也随着扩大。她综合了世界各地的食材：普罗旺斯水果馅饼里的摩洛哥柠檬脯；那不列斯饼干里的叙利亚橄榄油；英国沼泽地里析出的食盐；瑞典奶酪里的克什米尔藏红花丝。等到上大学的时候，阿维丝的烘焙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她做的每块糕点都别具风味，像雪花一样在舌尖停留片刻：剔透的果酱呈淡蓝淡紫色，饼干轻盈得像绒毛一样。



水槽前的布莱恩侧移了移身子，好不挡阿维丝的道。“你今天好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阿维丝瞥了一眼丈夫。他抓着厨案，好像那样就能站稳似的。她知道，丈夫来厨房是因为他俩之前打架了，或者发生了类似打架的争吵，说了伤人的话：为什么你还在做这些？我只是觉得毫无……

我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

现在，他像个庞然大物似的忽然出现，也不知道该站在哪里。她不喜欢别人进她的厨房，不过看到他却感到一丝欢快，感激他还没出去。他们试着不再争吵，不过还是忍不住拌起了嘴。

“那孩子什么东西也不吃。”他带着怒气说。

阿维丝开始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把饼干放进罐子里。“没错，我想见她快想疯了。”

“你又生气了？”

“我没有。”罐子里有层羊皮纸，阿维丝把饼干摆在了羊皮纸上的同心环里。“我只知道我丈夫是怎么想的。谢谢你。我没生气。我好得很呢。”

布莱恩交叉双臂，上衣起了细细的褶皱。她知道丈夫会说个没完。

“拜托啊，认了吧。这叫什么事？一年来我们第一次收到那孩子的消息，我们的生命之光啊。你是想尽了办法，耗尽了精力，最后终于要见到她了——要是她真回来的话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都筋疲力尽了还觉得不够——还要做什么不着边的甜点——不好意思啊，可惜人家可能根本就不会吃。我说得不对吗？”

阿维丝抚摸着点心罐的边沿。她感觉肋骨压缩着胸腔，好像裹了一层鲸皮紧身衣一样。“对，对，你说得没错。”

他看着她，眼神凝重。他扭头，目光落在挂在门边的奥杜邦日历上——这是阿维丝厨房里唯一的装饰。八月份这张图是雪鹭。他又移开了视线。

阿维丝看到这一切，露出了笑容。她双手稳稳地放好另一圈羊皮纸。

“菲莉丝向来就不喜欢吃蛋糕，”她说，“连生日的时候也那样。”

他低下了头，默不作声。

阿维丝铺好羊皮纸层，盖好点心罐，呼吸着厨房里满是糖姜的空气。面粉、蛋黄、奶油都是大地的原生品，而食糖、空气、香草都是天空的造化。于是，阿维丝常常跟孩子们说：甜品就该在瞬间消失——蛋糕和馅饼停留几分钟，饼干和油酥糕几秒钟，调和蛋白一眨眼就不见。

“其实，她出走以后，我就没做过这些了。”阿维丝说。如果镜头能测出声音，那么，当天第一声微微的沙哑声就在镜头下显现了。“我想这些可能——”她情绪有些失控——她想假装自己比想象中勇敢，可以应

对现在的情况——却不知道怎么说完这句话。

“别担心，”布莱恩小声说，“都会好的。”他抚着她卷卷的头发下的脖脊。但是，一摸到她凸起的瘦骨，他觉得自己笨手笨脚，于是移开了手。“我得上班了。”他说得好像在道歉。

她抬起头，吻了吻他的太阳穴，告别了他。

日头越来越毒，发出金色耀眼的光芒。阿维丝站在车道上，看到助理在翻钱包找钥匙，不想表现出不耐烦。她看到助理先是用手在包里摸来摸去，接着扑通一声，把包放在轿车引擎盖上，开始仔细找。忽然，一声鸟叫掠过屋檐，那叫声逐渐逼近，声音深沉、断断续续，叫阿维丝猛的一惊。最近几个早上，她总能听到这样新鲜的鸣唱。欢快的咯咯声，紧接着是一段长长的啁鸣，犹如鸽子奏出三音和弦的潺潺流水声，随后是一阵低弱不安的吱吱叫——真是一首有趣的长歌。是猫鸟？它的叫声起初甜蜜，随后尖细，音调越来越高：布莱恩抱怨这噪声吵醒了他，要打电话给动物管理中心。

“你听。”

“什么？”助理妮娜翻出一串钥匙。“感谢老天爷。”

“你没听到吗？”阿维丝问话的工夫也上了车。“就是这个响亮愤怒的叫声。是那只鸟吧？”

妮娜关上车门，调了调后视镜，看了看，笑得鼻子哼哼响：“一只愤怒的小鸟在高声歌唱。好了，言归正传。现在，咱们还去老地方？”

“走吧。”阿维丝盯着窗外，想找到那只鸟。车道两旁的竹子随风摇曳，恰好映衬了她此刻的心情：早上和布莱恩吵完后，她的心就被一阵阵的忧伤刺痛。“你这是自寻烦恼，”他当时这么说了好几遍，“别看跟计划得多周密似的”。

她还爱他吗？爱得顽固，她妈妈会这么说。“哎呀，可别嫁律师，

亲爱的，”妈妈会大喊大叫，“他们糟透了，还贪赃腐败。至少会计师们说他们是这样。他们自己也毫不避讳。”

她幻想隐居，还有可能爱着某个人吗？她能清楚地感受与世隔绝的状态：一栋没有布莱恩的小屋。带壁橱和茅草屋顶的小房子，早晨像蛋白石一样的天空，这个地方的每一寸土地，一间厨房，一间面包房。如果布莱恩不再需要她整理床铺，她将在何处入睡？她还能进入梦乡吗？她看到最难过孤独的诗人写下最甜美的诗篇。她还是爱着这栋小屋：典雅的旧式西班牙建筑风格，石膏灌注的模型，边框镶有蓝色嵌花的壁炉，如流水般融合在一起的房间，宽敞的起居室，高高的天花板，走过去是一间用餐室、一间办公室和一间佛罗里达式的阳光屋，柔和的光线透过一排法式双层玻璃门照进屋内，门外是后院和游泳池。她离不开自己的小屋，放不下自己的厨房。

妮娜和阿维丝一路开到比斯开博物馆。她们穿过黑色老棕榈树形成的天然拱道，赭石、陶土和黄土建成的灰白色房屋——淡淡的色彩，涟漪状的砖瓦顶。附近满是钥匙形屋门、拱形门、砖铺的车道、蓝色摩尔式砖瓦、圆窗、幽谧的塔楼和山墙、在隐蔽的角落里闪光的三角形和四边形玻璃窗。这是一个封闭区域，地势由中到高。往南稍走几个街区是科勒尔盖布尔斯港，它怀抱着广阔的土地，修建整齐的草坪、私人码头和掌权者的避寒别墅。阿维丝散步的时候曾经走过托马斯·爱迪生的书房，走过亚历山大·格雷厄姆·贝尔曾经光着脚摘芒果的果园，走到毫无生气的环海湾植物园，园子的另一边，榕树丛却伸展着强劲的枝干和鲜嫩的银色果子。

在一场鸡尾酒会上，阿维丝无意中听到，有个房地产经纪人说她居住的地方是“科市的贫民区”。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她一边斜切着一条法式长形面包，一边插进这

场谈话，“贫民区？”

经纪人是个青筋暴突的长脖子女人，似乎之前没有注意到阿维丝，瞥了一眼阿维丝还放在切板上的双手。阿维丝不是管酒菜的——她只是不喜欢女主人把面包撕成一大块一大块的。“真可笑，”女人答道，只顾跟对面的男士打招呼，“哎，你知道吧，四间卧室，不是八间哦。有阳台，没有网球场，也没有用人间。尽是这样的。”

阿维丝冷冷地透露给房产经纪人她的住址，她回了句：“幸好啊，至少你住在勒琼路以西。”

茉莉花的清香从窗口飘进来。鸣鸟高歌的季节结束了，再没有梔子花开，只剩飓风季节。树木生得茂密，形成天然的屋顶；缅梔子守着花枝，好像佩戴金色胸花的新娘。阿维丝坐着，弓起背，身子向前探着，手里紧紧攥着点心盒。她感受到金属冷冰冰地透过了衬衫，一直戳到她的心底。她忘了再吃点。她轻轻翻下汽车遮阳板下的镜子，捋了捋头发——最近一段时间，她的头发开始稀疏，但还是能扎个发髻——脸颊上还有巧克力的印迹，她擦了擦，然后漫不经心地翻回遮阳板。车开起来，她的呼吸越来越浅，好像喉咙里挡了什么东西。到奥尔顿路出口匝道的时候，沿着沙滩的脊带走，一直到经常见面的地方，她害怕了，双臂无力。一个讨厌的微弱的声音又在她身后回荡：请原谅我，请原谅我。

车在角落停了下来，这时阿维丝浑身僵硬，她努力让自己留在座位上。五个月以前，阿维丝接到了女儿随意拨的一个电话，要求跟她见面。挂了电话后，她就去了约好的地点——她总是背着布莱恩——带上钱和一购物袋的礼物——名贵洗发剂、一件新毛衣和一款iPod——她独自静坐了两个多小时，忍受着痛苦、焦虑和最后的失望。今天，她只带来了一个塞满崭新五十元钞票的钱包和这盒饼干。

妮娜等了一会儿，熄灭了发动机，望着阿维丝的侧面。又过了会儿，妮娜说：“稍等。”她拿出保温杯，在蜡纸杯里倒了点浓黑色咖啡——“古巴咖啡”。她把纸杯递给阿维丝，说着祝词：“谨以此杯为君爱情美满，身体康健。”阿维丝勉强迎合着妮娜的笑容，闭上眼睛品咖啡。浓黑色液体的味道弥漫开来，像她小时候站在土耳其咖啡壶旁的情景，搅一会儿，看一会儿，再搅一会儿。当阿维丝把咖啡拿给母亲时，她会抿一小口，闭上眼睛，小声咕哝一句：“喝着像馊水。”

阿维丝会道歉，母亲会说：“嗯，是好喝的馊水。”

阿维丝的眼神里满是激动：她把空纸杯搁到仪表板上方，握起妮娜的手，默不作声，感激不已。妮娜轻轻握了握，示意阿维丝：“你该走了。”

车门开了。温和的一天，天空如水晶般纯净，让一切也都清晰得不像真实的。阿维丝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发抖，牙齿在打战。她紧握着车的一边，好像那是飞机的舱门。她摇摇头：“我不行。”



他们搬到迈阿密以后，她强烈地感到不知所措，一片茫然——好像她身上原来的磁极颠倒了。司机们都叫人害怕，他们狂按喇叭，闯红灯，像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样相互超车。如果不会讲西班牙语，这里的某些店面和餐馆你连进都不想进——还有，讲话结结巴巴的大学中级水平也不行。周边整个区域和城镇地区里，她觉得人们都在观察她、打量她。多少次了，她在柜台边等着售货员去找会说英语的“那个人”？布莱恩有个新的商业伙伴带着他俩去吃“传统古巴菜”。他们到了一家位于“第八街”的上好老饭店——那里，一间间装饰着杂色古镜和镀金边框的房屋挤在一起。那个合伙人用西班牙语点了一通菜，不过五分钟的